

需明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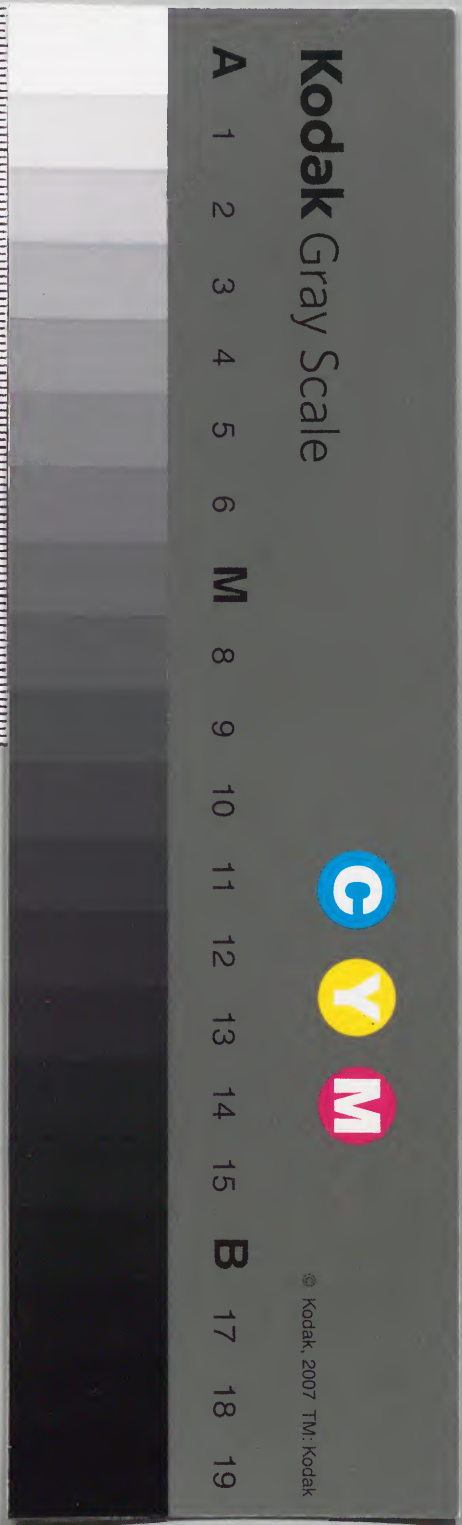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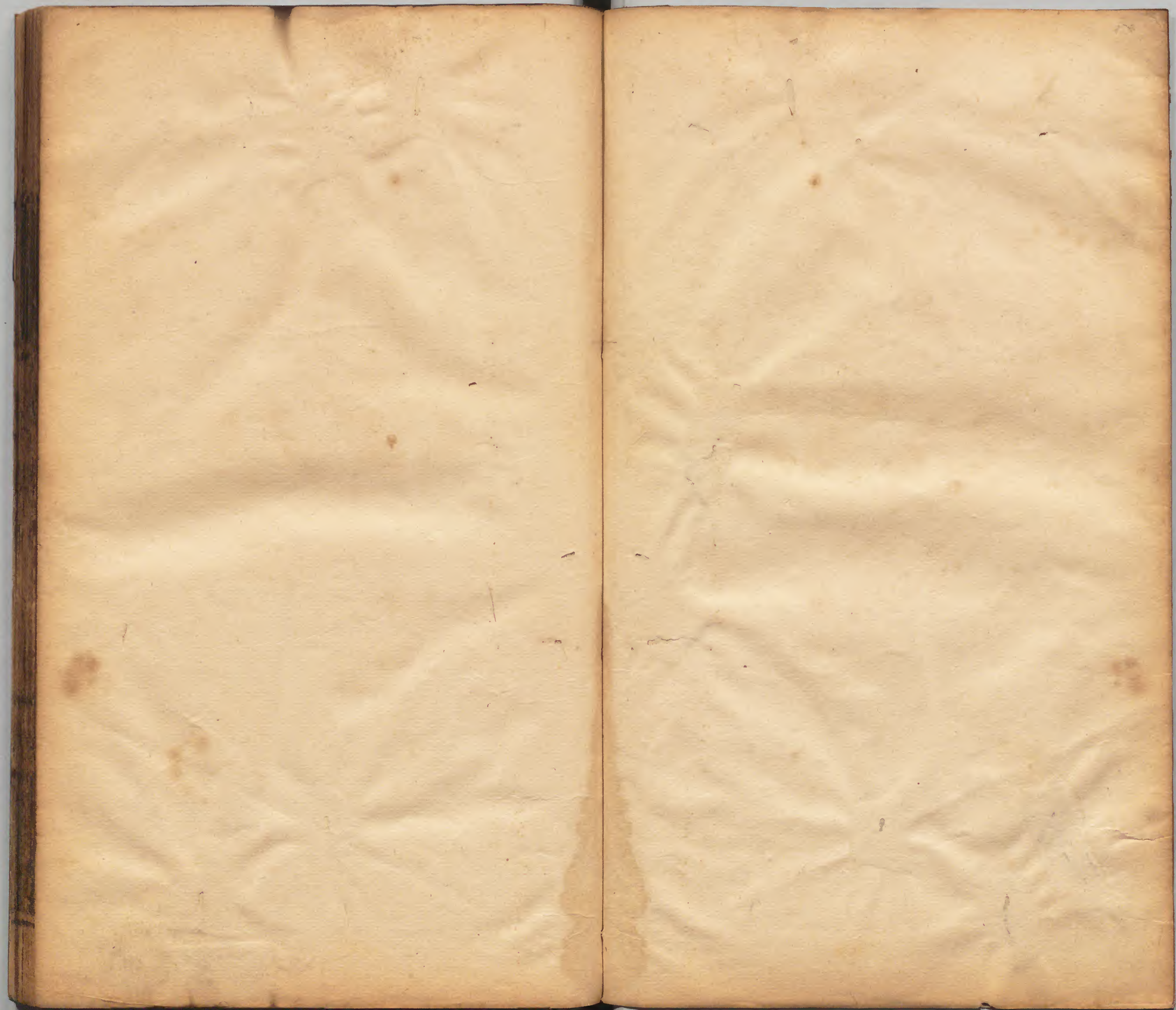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七三	類
二四三	號
一〇	函
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七三	漢書
二四三	類
一〇	函
四	架
冊	

四止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3
冊數	4 (4)
函號	299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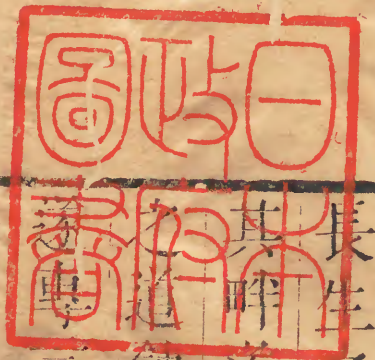




劉念臺先生與王金如論三教書

草文庫

嗟乎孔孟而既往矣微言曰泯老莊之徒首蔽於
長生之見崇尚虛無絕仁棄義各著書以垂後世
其畔道之言顯著不足辨獨楊墨言仁義而孔子
之道蝕故孟子辭而闢之七篇出而二氏廢學者
合義黃於老氏不勝其情之畔援旨之淺陋此時
有聖人者出一倡吾道以正之何物清談摧枯拉
朽耳惜乎崇有之論昧於大原不足以救虛無而
已亂於是西方之教乘虛而起儼然雄據其上矣



猶是虛無之說也而持之益高破尊生之見超於無生無生亦無死而歸之明心見性時有通於吾儒之說當微言泯絕之後學者驟聞之而喜從而傳會之以爲此吾聖人之所未嘗言者也又有進者曰非禪也卽吾聖人之至教也天不殄吾道特啓有宋諸儒後先犄角相與修明孔子之學炳如也遂卷卷以闢佛老爲已任比於孟子之闢楊墨其功偉矣然當此之時佛教大行求其粹然獨出於儒濂溪明道之外無聞焉其他或始就而終去或陰茹而陽吐則其於吾聖人與佛氏毫釐似是之辨容亦晰之有所未精矣以故解經之際或失之支離舉吾聖人之真者而歸之禪不敢一置喙閒有置喙者卽距之爲禪不復加辨故雖以師友淵源而羅李不能驟得之晦翁雖以一堂契晤而鷺湖不能盡化其我見又三百餘年而陽明子出始固嘗求之二氏之說久之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特舉前所讓棄於佛氏者而恢復之且周旋於宋儒之說相與彌縫其隙兩收朱陸以求至是由今讀其恢復之辭如曰佛氏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又曰功夫本體大畧相似只佛氏有

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又曰佛氏外人倫遺
物理固不得謂之明心可謂語居要害吾意後之
學聖人者由陽明子而朱子及於明道濂溪邇之
孔孟如是而已矣然而學陽明之學者意不止於
陽明也讀龍溪近溪之書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
宗乘之祕舉而歸之師漸躋陽明而禪矣則生二
溪之後者又可知矣至是而禪之與儒永不可問
嗟乎孔孟之傳所以晦而復明絕而復續者舍事
心之外豈有他道哉下學而上達二氏以高遠失
之而惟吾儒爲得其宗也

劉念臺先生與張應麟辨儒釋書

今之言佛氏之學者皆其有意於聖人之道者也不幸當聖遠言湮之日又無老師大儒以爲之依歸乃至相率惑於二氏而禪爲甚則亦聖人所謂賢智之過者也彼其於聖人之道旣嘗童而習之矣稍讀佛氏書而異之其言單提性宗離四句絕百非層層折入層層掃除以視吾儒言天載尚隔幾重階級而詫爲妙道安得不去而從之乎此厭常喜新之惑也以吾夫子之聖竭一生之功力至七十而幾幾乎從心之境及門之徒三千七十傳

道者不過一二人亦僅具體焉蓋學為聖人如此其尤不易也孰似彼佛氏者一念回機即同本得嘗言旬日不會便當截取老僧頭傳燈所載人人證聖吾寧不舍難而就易乎此欲速助長之惑也吾儒動言無所為而為首禁人以功利之說儻實求施濟堯舜猶病鄉鄰有鬪閉戶可已若佛氏性宗既透起願即是道場懺悔即離苦海滅度盡六道冥報通三生而身超於三生六道之外自利利人無量如此尚俟一切有為法乎此計功謀利之惑也凡此三惑者一言以蔽之

拾不

住彼家所謂自供自認者也而不知聖人之道本如其澹而不厭也進必以漸且愈進而愈無窮也出乎義而不出乎利也

吾儒與別教之辨程朱昌言排擊費盡多少氣力而好異者率逞其荒僻之談相與操戈入室顯然似喉鄰人之父以詈其親父微獨昌黎原道廬陵本論未能窮探性命之精辨析圖書之蘊易於一筆抹殺也究之深微之處所差眇忽而設施相遠功用全殊斷斷乎有不可強為附會者惟先生二書洞見骨髓脫落皮毛直發程朱之所未發矣定求附識

劉念臺先生證人會約言并附諸戒條

學者第一義在先開見地合下見得在我者是堂
堂地一箇人不與禽獸伍何等至尊何等至貴蓋
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無聖無凡古今一也但聖
人完其所爲人而我偶自虧欠耳學以完其人卽
聖人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
是見及此者一日千里可也若見不及此便謂之
自暴自棄纔欲爲庸人早已墮落禽獸一途矣吾
儕省諸

略戒遊手遊談聚徒博奕譏侮儒先詆訶名教

不求友不講學不讀書

人生必有所自來試就其最初言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非與生俱來者乎學者于此體認親切常見得孩提稍長之良本吾固有而無務以私意汨沒之則事親從兄之際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養焉而致嚴喪焉而致哀祭焉而致敬皆非有加于其良也直致之云耳致此之知更無餘知學此之學更無餘學孝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略戒私財私爨私出入交際制中宴樂酷好風

水年久停喪

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不自親長止也繇吾親長而推之有親戚焉必愛且敬之有鄰里焉必愛且敬之有朋友焉必愛且敬之推之天下亦猶是也蓋一本之分量然也而吾儕每不勝其膈膜之見自親長外便多推不去處情疎則易流于忍分隔則易乘以侮出爾反爾至有近之不容于鄉里戚友者矣居鄉如此出而事君使民之日又當何如于于此蓋亦反諸已而已矣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進而求之更有西銘之說在

略戒利已妨人駕勢毆人辱人動致人於官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義利兩者正人禽分途處也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已之私也人纔爲一已起見便生出許多佔便宜心于凡辭受取與出處死生之際總無是處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爲人子者有所利焉而爲孝其孝必不真爲人臣者有所利焉而爲忠其忠必不至充其類便是弑父與君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喫緊在破除鄉愿窠臼鄉愿正喻利之淡者

故聖人惡之寧取狂狷吾儕學問只從念頭處討分曉見得義當爲便必爲利不當爲便必不爲是辨之最明處

略戒會中投遞書揭及借名道學生事地方把

持官府雌黃人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散之爲三千三百而人道始備故聖人惓惓于學禮禮也者人之幹也古之教人必本于小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推之莫不有禮以爲之節文故簡身如不及而成德也易後世禮教蕩然士多習爲猖狂者燕居則

箕踞科頭羣處則謔浪笑傲以父子則嘻嘻不問坐與立也以兄弟則頡頏不問後與先也饑而食渴而飲嗜慾而牝牡盡蠢蠢耳如是可以爲人乎未也學者欲出獸入人請自學禮始禮無所不在卽一會講間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瞻一顧莫不具有三千三百苟能致謹于斯而心有不存者蓋亦寡矣作聖之地其在是乎若其大者施之家庭日用間請從文公四禮而推之或問禮之要曰敬而已矣敬卽良知一點精明處略戒側聽淫視疾言遽色跛立箕坐之類衣不

紫履無朱冠不采閨闈無惰容喪不用浮屠祭無淫外神動行祈禳

世人酒色財氣合成此身耳清其途卽學人鮮不受病者人心之體本無一物而四者爲之祟蓋隨感而生不能不逐感而著故也學以事心爲功常見得本無一物之體而葆之以靜則雖有四者之感亦不過順以應之已何著之有先正有言真知是忿忿必懲真知是慾慾必窒此中勢如燎毛令一切無站足處其次不能無著者須時加簡點漸次克將去古人二十年治一怒字是何艱苦猶記

先師許莊簡公每于身經歷處體驗所學如曰今日遇交際頗不作銖兩見晚年絕色曰前此猶有染在遇拂意事或動氣既而曰較前時增減分數如何時爲學者言如此慥慥君子哉

略戒呼盧酌酤飲以長夜蓄頑童挾娼妓擣搗

常近阿堵睚眦報復

白沙子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夫名節之于道豈直藩籬而已乎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世有急了悟而忽脩持惇大德而略小閑者猶不免爲學術病况其大者乎如淫坊酒肆吾輩斷無託足之理至于出入公庭干謁有司舉世以爲榮恬不知怪然自有道者觀之正辱人賤行之大者薛文清曰囑託公事雖能免人于患難實損自己之廉恥夫免人于難且不可以廉恥爲殉則此外可弗問已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而得之不得曰有命人情苦不看破奔走如狂妄開徑竇呈身之巧有無所不至者幸而得之立身已敗萬事瓦解況求之而未必得不亦枉做小人但知昏夜乞哀爲壘斷之富貴可恥而不知其病乃自做秀才時呈身有司來若做秀才時行徑

已壞欲異日爲賢士大夫未之嘗聞也

略戒結交衙門官吏說事過錢及以碑軸獻諛

當途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千病萬痛都坐在習上卽氣質亦屬無權習之壞人其顯中于流俗者不能枚舉而奢爲甚奢者從欲之便途故人情趨之如鶩習尚一成牢不可破每日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豈知其後有不可繼者乎好脩而不終守道而不固恒必繇之况有并其非義而從之者未嘗不良知非井也終無奈習尚何已此之謂失其本心禮與奢寧儉儉之一字善反之卽以習證性之學至于俗失世壞至今日而極一掌廻瀾尤在吾輩幸相與交免毋忽

略戒嫁娶相競宴會相高宮室輿馬服飾踰制

○凡宴會用四果八脩脩五葷三素加禮者用湯餅小菜仍不得過豐遇非常之禮脩不過十尤痛禁梨園宴會邀官府亦然往來用折柬慶禮用紅折一切慶弔稱家有無

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先之曰脩德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講學云者正講吾之所

謂義而求必徒之與所謂不善而求必改之爲脩德地云耳若泛談名理專提話柄逞意見魚異同縱說得十分諦當只是口耳間伎倆與坐下有何關涉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無乃類是與甚者口給禦人或問焉而非所疑或告焉而非所信壞人心術尤爲不淺戒之戒之語云說一尺不如行一寸學者常令精神完養在內卽有所見且反躬體貼去無遽形之言說止是學問進步處

略戒多言及言市井閨闈事

昔者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况在我者未必皆能且多乎吾儕學而後知不足取人爲善自不容已大要在破除我見無以一察自封使人樂告之以善至于過惡相蒙處尤賴人眼分明可以借證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何等心腸自今吾儕有犯過者各務正言相規俾其遷改而後已其不受規者非吾友也聽其去籍遇有得罪于名教者鳴鼓而攻之仍去其籍大抵惡不可犯也過人所時有改過一法是聖賢獨步工夫層層剝換不登巔造極不已常人恥聞過卒歸下流悲夫

略戒腹誹背憎樂道人短匿怨結交

證人會會儀

一會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是會也專以講學明道故矜紳駢集不矜勢分雖諸色人不禁焉然真心好學者固多而浮游往來者亦不乏人特置姓氏一籍其願入會而卜久要者隨時登載至日司會呼庚引坐毋得混亂其後至不入籍者另設虛席待之遇遠方賢者至則特舉一會以展求教之誠聖後聽諸生自舉會課一次

一會神于前廳設

先聖子子位司會者先至延諸友入既集司贊鳴

雲板三下請謁

先聖

公拜禮

先賢止長

揖禮畢分班序齒東西

加向揖列坐各以齒紳與

紳齒士與士齒如士而

齒德表著者仍齒于紳遠

方賢者用客禮不齒坐

定聽講講畢復謁 先聖

先賢俱一揖左右分班一揖而退

一會講諸友就坐司會者進書案特于諸縉紳下

設虛位二席以待講友及載筆者另設一案于堂

中以待質疑者司贊傳雲版三聲命童子歌詩歌

畢復傳雲版三聲請開講在坐者靜聽其有疑義

欲更端者俱俟講畢出位六而立互相印證不得

信門法言
譁然竝舉亦不得接耳
談犯者司約傳雲板一
聲糾之講畢命童子復歌詩乃起

一會費每期司會者具香燭于先聖先賢會友
既集先進茶茶畢開講講畢具果餅二器不設席
令侍者捧盤以進坐中隨取而啖之至會記有刻
會課有刻聽入會者捐資自一錢以上多不過三
錢

一會錄每會推掌記者記會中語言問答但取其
足以發明斯道毋及浮蔓可也錄成呈之主位者
以訂可否乃登

一會戒凡與茲會毋謔言毋戲笑毋交足毋接耳
毋及朝事遷除毋及里中鄙褻犯者司約糾之

一會友立會講一人會史一人無專屬臨時選擇
而使之會約二人會贊二人皆有專屬司會四人
在籍者輪值周而復始講以闡道史以記事約以
糾儀贊以相禮司會者供給諸事各相協力以期
永貞

吾鄉自陽明先生倡道龍山時錢王諸君子
竝爲羽翼流風不絕者百年至海門石簣兩
先生復沿其緒論於學者師迨二先生沒此

道不絕如綫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士心屬
望久矣頃者息機林下余偶過之謀所以壽
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許諾因進余
于先生之祠商訂舊聞有上已之會既退石
梁子首發聖人非人之論一時聞之無不汗
下者余因命門人次第儀節以示可久遂題
其會曰證人而稍補所聞以約之或曰人盡
人耳何證之庸余告人盡人耳五官具
百骸備云耳至耳之亦以聽目之所以視手
足之所以持行人不盡盡視聽持行耳

至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持行之所以恭
重人不知也人盡聰明恭重耳至聰明不與
耳日期而耳目至恭重不與手足期而手足
至人又不知也視聽持行者形也聰明恭重
者性也而其莫之爲而爲者則天也吾形且
不知况于性乎况于天乎聖者盡乎天者也
天者盡乎人者也然則其證之也若何曰以
人證不離視聽持行者是以天證非視非聽
非持非行非二之君子終日視而未嘗視
視于無形而已矣故日聽而未嘗聽聽于無

聲而已矣終日持行而未嘗持行持行于無地而已矣孔門約其旨曰慎獨可謂深切著明雖然未易言也余請與二三子沒齒從事焉以終石渠子之心山陰劉宗周書

謹按有明理學大儒當以蕺山先生為後勁其慎獨之旨實原本致良知而當王學流傳之弊多入於空率易故慎獨二字視致良知二字較為重江之血脈於此歸真而上淵濂洛亦重禮矣在歲庚申始讀先生是約針砭之宿一毫放鬆不得我生諸編漸知正地也晚恨不得與同志共承警喚願與同志共切師承云定求附識

劉念臺先生家塾規

俗失世壞士不知學弟子不知有師何有於朋友師友之道廢而考德問業之事荒雖有中智之士幾何而成舉子業其小者也善學焉進而求聖人之道在是爰本古人之意述塾規數條以為多士鵠務相與遵守無斁

一考德之要

鷄鳴後晨初醒何思何慮正是本心呈露時即與葆任去纔動念便須打點一日子勾當不使閑過於此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

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晨起且靜坐自
證平旦之氣果與人相近好惡幾希處。母食必
讓每飲必知節首戒誑語及戲言戲動。上堂場
聲入戶下視入市整容處私褻必慎其獨。視毋
窺聽毋傾立毋跛行毋翔坐毋箕踞凡無故不得
廢衣冠。出入則告假則告有聞則告在學告於
師在家告於父兄。凡出入遇尊長於塗則趨而
揖遇相識則揖過茶房酒肆戲場則趨而避尤杜
足公庭絕交淫比。師長有事則服勞有令則奔
走有言則書紳有行則觀模畧如子事父母之禮

遇朋友過誤則相規相勸務求有益毋匿怨養交
毋小嫌致釁。時查已過力矯浮薄之態務以敦
厚溫恭爲載道之器。毋議人短長毋聞人私褻
毋傳人流言毋習市語。嘗念一日所行不負三
餐茶飯否。伏枕後追念一日之間某事有過某
言有過俟明日謹書於冊
一修業之要

晨起書紀過冊書昨日所讀何書所行何事所犯
何過一一登之無漏。早膳後溫書旨候講辰刻
師陞堂率諸弟子行禮乃登座諸弟子以次就坐

一生鳴講鼓三北向揖曰請開講乃講質疑送難
 務暢厥旨講畢一生先起伐鼓三乃羣起行禮而
 退各加繹 午膳後搜講書所及之時藝數篇擇
 其佳者閱之隨日積以成帙時加溫尋 申劄治
 古書一冊本經之外另治一經性理中如太極圖
 說通書定性識仁東西銘等篇不可不讀他若程
 朱新建語錄或先秦兩漢或韓柳歐蘇是也仍限
 行欵詳加圈點至成誦乃已 燈下看通鑑五葉
 加圈點凡三復有疑字則考有疑義則乘閒相質
 凡一代須明一代大意一朝須明一朝大意一人
 須記一人始末一事須記一事始末其間是非成
 敗無一一拘前人論斷 三六九會課以二題為
 率其法如有司考較或量等高下以示激勸凡以
 事不會講不會課者先期稟命 朔望考一月所
 立課程勤惰以行賞罰考畢學詩歌歌畢閑評古
 今道理互相質難乃假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翫聖功二字便知下
 學卽是上達之基故程子云自灑掃應對可
 以至聖人朱子小學一編所以有功於養蒙
 甚鉅劉先生是規又綜舉小學條類而括以
 考德修業二義使之畫有所省夜有所思童
 而習之馴至於道明德立之域夫豈遠哉父
 師不以是教子弟不以是學相率苟且剽竊
 而不知所底止其於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

中之義何居愚謂凡有教人之責者均宜奉
是規爲準繩則於古之所謂師道者庶乎有
合云爾定求附識

劉念臺先生學戒四箴

翼翼聖修靖共朝夕參口維旨曰疎儀狄一獻之
禮百拜終席敢述竹林五斗一石矧予小子三爵
不識謔浪笑傲百爾罔極玄水在御齊明有赫懿
哉初筵衛武之德 右酒箴

莫毒匪鳩莫威匪虎誰謂衽席而憑斯侮螭首蛾
眉伐性之斧豈無城國監於往古有儼者思於所
不覩夙興夜寐神明爲伍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舞
學聖之和男子繫魯 右色箴

巍巍千古一開天塹不有呼蹴曷徵本念毋曰暮

夜鬼神所闕凡若穿窬語鈞默餽擴而克之作聖之漸甘節惟亨奢也寧儉原憲敞韋黔婁薄斂勗哉先民夙夜無忝 右財箴

浩然之氣與天地調歷而趨之其焚如燎日蝕彗

竟電擊風颺上天徵咎於人曰妖妖德之乘厥心

孔囂靜觀氣象動直以劭擴兮證聖法在日消君

子知止握宥斗杓 右氣箴

戒為入德之首如云齋戒以神明其德學之終必戒也惡人齋戒可事上帝學之始必戒也中庸戒慎恐懼為修道工夫而戒則先言之論語言君子三戒更屬著明人但知佛老言戒不知聖賢日用尋常無非戒時念臺先生律已律人何等嚴切定求附識

陳幾亭先生家載雜訓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優

人優人演戲無非淫嫖豈可令婦人童穉見之即

姻親新過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儻宴公

祖父母輪流為首誼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

可已者明告而罷之不可已寧借他處園亭勿壞

家法二曰疾病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戒殺文

中有此條悲慘懇惻悚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

禱者大抵愚夫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

生乃佛家首戒何獨於禳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

傳門法語
死生有命不足與言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
矣三曰僧尼佛婁勿令入門愚人或逢生子或已
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誦經念佛昧禮犯義無
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爲可惡男子信之尤屬可羞
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隨常往來則溫公
所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谿高公同志約本乎道
義本乎庸情可彷彿而遵也宴郡邑大夫及新親並
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爲返奢從儉之計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
爲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
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輩習見百聞十來歲時廉恥
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愧之不動禁
之安能爲祖父者耽耳目之細娛忘中冓之隱禍
何心哉何心哉延優至家已萬不可况畜之也此
必作孽旣甚勢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毒其
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園亭之設爲宴游者多爲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繼
使宦成之後何便爲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
起臺榭恣游觀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
始可已吾嘗嫌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

韻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
若閉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瀟灑勸酬疑
忌淡矣士大夫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
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之喟歎境界能爲
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
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結構累石渟泉剪綵爲
花原無生意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
只作俗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我竭
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
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蠹於人間暴殄
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
秋涼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涉獵遇勝境賞
心盤桓旬日素有本領未必無元公月巖之助也
其在書齋隨在花竹數莖足矣陶公所云樹木交
蔭時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爲此無益身心得罪
造物之事哉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况學士大夫
忍以此日酣歌稱慶乎身爲孝子慈孫當止是事
子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良朋至戚同堂聚學君子樂之然不澹不親不方
不久日間接見笑語各有常度午前氣清觀書索
理午後神倦靜以息之薄暮與陰俱斂簡點一日
所爲凡此三時並不宜劇談多笑洩越神氣招尤
致疾有損無益惟中飯甫畢此時飲食在中頗宜
動盪手足發舒言語使宣通而不滯知已相對隨
意疏散可以發明義理脩暢血脉浹洽情意不亦
善乎自治所以治人全交乃在好學芝蘭之士易
遠難親懷安習非則正人望而却走所宜切戒

先生全書中家訓詳備俱足砥世先君垂歿
特筆標識以當遺誨惜未及多刺也定求識

黃石齋先生論朱陸異同

何義兆問於黃石齋云朱陸初來只是一家自晦
翁至鷺湖後生許多辭說還是何處關係某云伊
兩家辨論不自鷺湖而始却是陸子美開端明刺
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
極爲老氏之學致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
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
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不錯子靜識見太朗
氣岸未融每於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
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面

與子美爭論無極只說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開又露出淺狹邪詖字面三陸亦如何消受所以讀書只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興雲致雨吐納萬流豈必衆峰百源角其深秀哉子靜說聖賢淵源只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著學問無一處是天質了得始自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到郊祀上帝尊祖禋天中開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法施於州郡築險賑饑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有古人爭難處只是借來發端開吾寤寐不得隨地訶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釁亦皆不遠於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須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答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於高明晦翁不滯於沉潛雖思孟復生何問之有朱美之云此莫近於調停否某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旣是一

家何必苦自同異義兆又云先儒不同異吾輩何處着眼某云見水火而知甘苦見甘苦而知鹽梅此處服食雖萬病回春亦可不看也

又曰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子靜事功或問云陽明掀天揭地如何作子靜事功某曰子靜在荆門如許心手豈是尋常穿衣喫飯者凡事業勲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誼是自家成立朱子謂子靜實見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夫不怕天不怕地有二義焉愚人無知醉生夢死故冥然不悟君子內省不疚浩然克塞視天地吾父母也夫何怕子靜生平所言所行其直接孟子處却被文公一口打迸出來直是傳神寫照之手

石齋先生直聲震殿陛忠烈貫星雲而學問與博湛深經術刊落陳言其於儒門理窟不啻有伐毛洗髓之功自是象山姚江一流人物斷為孟子的派也近論朱陸異同者大都揚朱抑陸實非平心之論觀先生是篇較如權衡輕重之稱物願學者誠細繹象山姚江諸書自知當與紫陽並垂不朽矣定求附識

蔡忠襄公聖門律令

國家設律令以繩不率之民凡姦盜詐偽之事無不具列使民知所戒也聖賢垂訓凡士之悖乎道者亦莫不森然具列是即聖門之律令也不知所戒其何以爲士今僧家戒律且有持之甚堅者吾儒獨可遜之乎爰拈出八條與多士共醒之

穿窬之類

多方鑽刺者是

一患得患失之鄙夫

夤緣以赴進取者是

一妾婦

阿附取容者是

一壘斷賤丈夫

兜攬公事趨利如鶩者是

一 墮間乞人

望門干謁者是

一無忌憚之小人

諱張變幻蔑禮忘分者是

一 德之賊

模稜柔媚處處討好者是

一 不遠禽獸

流蕩無耻者是

此八者士行之大關也稍不加慎則干律犯令矣
吾人良知不泯是非本自昭然師不能明言於弟
子友不能直諒於同儕但使清夜內省決有不能
自安者總之義利關頭看不分曉緣俗積染以致
白露其醜而不覺其實命中應有者斷不能少令
中所無者徒勞無濟若從學問煅煉一番躁而返
之以靜競而返之以恬穢而返之以潔濃而返之
以澹放而返之以慎偽而返之以真則出此入彼
去路卽舜只在一轉念間耳有能度此八關者就
而問學庶可相成也

嗚呼此先生視學江右時訓士而作也獨居
自省不蹈先生之所繩者幾何哉周元公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先生規戒至此真能以師
道自任者余聞先生得力於王文成公致良
知之學孜孜以拔本塞源躬行表率歷官所
至清惠交孚文成則扶危定傾先生則守死
善道一而已矣振襟聳目尚覺生氣凜凜
然願與同志共銘之座右定求附識

蔡忠襄公管見臆測

聖門大路三條

一條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從此路入是上等根器只用保任工夫直達堯舜地位

一條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從此路入是中等根器須用擴克工夫漸造聖賢佳境

一條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從此路入是下等根器須用改過遷善工夫亦能與

前兩路人雖手同行

夫道若大路然豈有多條哉從猿提令人惡人
看似有三路而愛親敬長怵惕惻隱齋戒沐浴
之心原無二條孔孟不云乎吾道一以貫之夫
道一而已矣

聖門入路關頭

致知格物

學無入處總是門外漢如庸之慎獨孟之集義
皆是入處而無如聖經格致功最精嚴圓滿諸
先儒各有獨見各有提撕未可相非要之千物

南七子之所以裁成於先師者全在善問得
力也未能深入其奧曰吾已意而得之卽一
舉似向人於我總沒交涉沒受用也故深造自
得一節是真字問靈驗要訣到家消息也

聖門行路歸宿

至誠

中庸言至誠不曰配天則曰配地不曰如神則
曰天德遂以爲決非凡夫可到不知至誠一
靈個個圓成無欠缺書中指點親切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亦赤子如衣錦尚絅此卽至誠

發竅有一人可謝不知者乎有一人可謝不能者乎循此而悟真悟矣循此而修真修矣

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中庸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曰道者人所當行之路聖賢之指點親切至矣奈何誦讀聖書茫茫失足余纂前既竣得先生是篇益凜背馳之懼焉首三條提醒本體也辨關頭所以黜之懼焉首三條提醒本體也辨關則知行並進表裏交正又加鞭焉而後日新不已歸宿可期聖學條理有秩有序為舉業者能服膺拳拳庶乎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矣定求附識

儒門法語後跋

音我 王父潛心洛閩之學手鈔成帙座右皆書箴銘復輯儒門法語一編示人存亡得失之幾義利誠偽之辨所謂法語者正言以示而不少寬假也為學之患莫大於口說熾而躬行衰學者不務躬行而徒於朱陸異同互爭勝負則必不能由言以自治其身心 本朝大儒如湯文正公其為學灼見三天無少間隔而一以躬行心得為歸絕不拘文牽義競起戈矛 王父服膺焉久矣是編採朱子陸子之訓竝列簡端下逮有明諸儒凡講學

信門法語後跋
明道有裨身心者不憚纂輯覩縷余嘗以眎江右
黃生永年曾識之曰提掇采取俱警動心目而尤
切於訓世者莫如每篇自識之數行道脉相承具
在是矣憶余總角時隨先君子趨庭聆訓先
王父手授一編以爲勗至今如聞馨欬歲月旣久
復修黎棗凡以想見惓惓造就之心俾永於弗替
蘇長公云能盡吾說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亦
不失爲寡過是卽余推衍先澤以共期淬厲之意
也夫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孟夏朔孫男啓豐謹識

